

書名 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編號 D8622100

卷十八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醒世恆言目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孫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卷

五貫戲言成巧禍

第四卷



可一居士 評
墨浪主人 較

第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貪花費盡採花心

身損精神德損陰

勸汝遇花休浪採

佛門第一戒邪淫

話說南宋時江州有一秀才姓潘名遇父親潘朗曾做長沙太守高致在家潘遇已中過省元別了父親買舟往臨安會試前一夜父親夢見鼓樂旗彩送一狀元扁額進門扁上正註潘遇姓名早起喚兒子說知潘遇大喜以為春闈首捷無疑一路去高歌暢飲情懷開發不一日到了臨安尋覓下處到一箇小小

人家主翁相迎問相公可姓潘麼潘遇道然也足下何以知之主翁道夜來夢見土地公公說道今科狀元姓潘明日午時到此你可小心迎接相公正應其兆若不嫌寒舍簡慢就在此下榻何如潘遇道若果有此事房價自當倍奉卽命家人搬運行李到其家停宿主人有女年方二八頗有姿色聽得父親說其夢兆道潘郎有狀元之分在窓下偷覷又見他儀容俊雅心懷契慕無繇通款一日潘生因取硯水偶然童子不在自往厨房恰與主人之女相見其女一笑而避之潘生魂不附體遂將金戒指二枚玉簪一隻

鬻付童兒覷空致意此女懇求幽會此女欣然領受解腰間繡囊相荅約以父親出外親赴書齋一連數日潘生望眼將穿未得其便直至場事已畢主翁治盃節勞飲至更深主翁大醉潘生方欲就寢忽聞輕輕叩門之聲啓而視之乃此女也不及交言捧進書齋成其雲雨十分歡愛約以成名之後當娶爲側室是夜潘朗在家復夢向時鼓樂旗彩迎狀元扁額過其門而去潘朗夢中喚云此乃我家旗扁送扁者答云非是潘朗追而看之果然又一姓名矣送扁者云今科狀元合是汝子潘遇因做了欺心之事天帝命

削去前程另換一人也。潘朗驚醒，將信將疑，未幾揭曉。潘朗閱登科記，狀元果是夢中所迎扁上姓名。其子落第，待其歸而叩之。潘遇抵賴不過，只得實說。子嗟嘆不已。潘遇過了歲餘，心念此女，遣人持金帛往聘之。則此女已適他人矣。心中甚是懊悔。後來連走數科不第，鬱鬱而終。

因貪片刻歡娛景

誤却終身富貴緣

說話的依你說，古來才子佳人，往往私諧歡好，後來大榮妻貴，反成美談。天公大算盤，如何又差錯了。看官有所不知，大凡行奸賣俏壞人，終身名節其過。

小若是五百年前合為夫婦，月下光赤繩繫足，不論幽期明配，總是前緣判定。不虧行止，聽在下再說一件故事。也出在宋朝，却是神宗皇帝年間，有一位官人，姓吳名度，汴京人氏，進士出身，除授長沙府通判。夫人林氏，生得一位衙內，單諱箇彥字，年方一十六歲，一表人材，風流瀟灑，自幼讀書，廣通經史，吟詩作賦，件件皆能，更有一件異處，你道是甚異處？這等一箇清標人物，却喫得東西，每日要喫三升米飯，二觔多肉，十餘觔酒，其外飲饌不算，這還是吳府尹恐他傷食，酌申定下的規矩。若論起吳衙內，只算做半饑。

陡當口音斗
頓也

半飽。能越心像意是年三月間吳通判任滿陞選
揚州府尹彼處吏書差役帶領馬船直至長沙迎接
吳度即日收拾行裝辭別僚友起程下了馬船一路
順風順水非止一日將近江州昔日白樂天贈商婦
琵琶行云江州司馬青衫濕便是這箇地方吳府尹
船上正揚着滿帆中流穩度倏忽之間狂風陡作怒
濤洶湧險些兒掀翻莫說吳府尹和夫人們慌張便
是篙師舵工無不失色急忙收帆攏岸只有四五里
江面也掙了兩箇時辰回顧江中往來船隻那一隻
上不手忙脚亂求神許愿拚得到岸便謝天不盡

這里吳府尹馬船至了岸旁拋紼繫纜那邊官船
一隻官船停泊兩下相離約有十數丈遠這官船
門上簾兒半捲下邊站着一箇中年婦人一箇美貌
女子背後又侍立三四箇丫鬟吳衙內在艙中簾內
早已瞧見那女子果然生得嬌艷怎見得有詩爲証

秋水爲神玉爲骨

芙蓉如面柳如眉

分明月殿瑤池女

不信人間有異姿

吳衙內看了不覺魂飄神蕩恨不得就飛到他身邊
摟在懷中只是隔着許多路看得不十分較切心生
一計向吳府尹道爹爹何不教水手移去幫在這隻

船上到也安穩。吳府尹依着衙內分付水手移船。水手不敢怠慢，起纜解纜，撐近那隻船旁。吳衙內指望看，豈過了船邊，細細飽看。誰知纜傍過去，便掩上。把吳衙內一團高興，直冷淡到腳指尖上。你道那船中是甚官員，姓甚名誰？那官人姓賀，名章，祖貫建康人氏，也曾中過進士，前任錢塘縣尉，新任荊州司戶，帶領家眷前去赴任，亦爲阻風暫駐江州。三府是他同年，順便進城拜望去了，故此家眷開着船門閒玩。中年的便是夫人金氏，美貌女子，乃女兒秀娥。元來賀司戶沒有兒子，止得這秀娥小兒，年纔十二，真有一

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女工針指百忙，百鍊不教自能兼之。幼時賀司戶曾延師教過讀書識字，寫作俱高。賀司戶夫婦因是獨養女兒，鍾愛勝如珍寶，要贅箇快婿，難乎其配，尙未許人。當下母子正在艙門口，觀看這些船隻慌亂，却見吳府尹馬船幫上來。夫人卽教丫鬟下簾掩門進去。吳府尹是仕路上人，便令人問是何處官府，不一時回報，說是荊州司戶姓賀諱章，今去上任。吳府尹對夫人道：此人昔年至京應試，與我有交，向爲錢塘縣尉，不道也陞遷了。旣在此相遇，禮合拜訪。教從人取帖兒過去傳報。從

西世情言 卷一
人又稟道那船上說賀爺進城拜客未回。正說間船頭上又報道賀爺已來了。吳府尹教取公服穿着在艙中望去。賀司戶坐着一乘四人轎背後跟隨許多人從。元來賀司戶拜三府。不想那三府裁目前丁憂去了。所以來得甚快。擡到船邊下轎。看見又有一隻座船。心內也暗轉不知是何使客走入艙中。方待問手下人。吳府尹此兒早已遁進。賀司戶看罷。卽教相請。恰好艙門相對。走過來就是見禮。已畢。各叙間澗寒溫。喫過兩盃茶。吳府尹起身作別。不一時。賀司戶回拜。吳府尹款留小酌。喚出衙內。見命坐於傍。負

司戶因自己無子。觀見吳彥儀表。起群氣質。溫雅。先有四五分歡喜。及至問些古今書史。却又應答如流。賀司戶愈加起敬。稱贊不絕。暗道。此子人材學識。儘是可人。若得他爲婿。與女兒恰好。正是一對。但他居汴京。我住建康。兩地相懸。往來遙遠。難好成偶。深爲可惜。此乃賀司戶心內之事。却是說不出的話。吳府

天緣作對
此於此矣

尹問道。老先生有幾位公子。賀司戶道。實不相瞞。止有小女一人。尙無子嗣。吳衙內也暗想道。適來這美貌女子。必定是了。看來年紀與我相仿。若求得爲婦。平生足矣。但他止有此女。料必不肯遠嫁。說也徒然。

又。想。道。莫。說。求。他。爲。婦。今。後。要。再。見。一。面。也。不。能。勾。
了。怎。做。恁。般。癡。想。吳。府。尹。聽。得。賀。司。戶。尚。沒。有。子。乃。
道。元。來。老。先。生。還。無。令。郎。此。亦。不。可。少。之。事。須。廣。置。
姬。妾。以。圖。生。育。便。好。賀。司。戶。道。多。承。指。教。學。生。將。來。
亦。有。此。意。彼。此。談。論。不。覺。更。淡。方。止。臨。別。時。吳。府。尹。
道。儻。今。晚。風。息。明。晨。卽。行。恐。不。及。相。辭。了。賀。司。戶。道。
相。別。已。久。後。會。無。期。還。求。再。談。一。日。道。罷。回。到。自。己。
艙。中。夫。人。小。姐。都。還。未。卧。秉。燭。以。待。賀。司。戶。酒。已。半。
酣。向。夫。人。說。起。吳。府。尹。高。情。厚。誼。又。誇。揚。吳。衙。內。青。
年。美。貌。學。問。廣。博。許。多。好。處。將。來。必。是。箇。大。器。剛。將。

相在女
前上

設。席。請。他。父。子。因。有。女。兒。在。旁。不。好。說。出。意。欲。要。
他。爲。婿。這。一。段。情。來。那。曉。得。秀。娥。聽。了。便。懷。着。愛。慕。
之。念。至。次。日。風。浪。轉。覺。狂。大。江。面。上。一。望。去。煙。水。迷。
濛。浪。頭。推。起。約。有。二。三。丈。高。惟。聞。滿。泝。之。聲。往。來。要。
一。隻。船。兒。做。樣。却。也。沒。有。吳。府。尹。只。得。住。下。賀。司。戶。
清。早。就。送。請。帖。邀。他。父。子。赴。酌。那。吳。衙。內。記。掛。着。賀。
小。姐。一。夜。卧。不。安。穩。早。上。賀。司。戶。相。邀。正。是。空。耳。當。
招。巴。不。能。到。他。船。中。希。圖。再。得。一。覷。偏。這。吳。府。尹。不。
會。湊。趣。道。是。父。子。不。好。齊。撥。賀。司。戶。至。午。後。獨。自。過。
去。替。兒。子。寫。帖。辭。謝。吳。衙。內。難。好。說。得。好。不。氣。惱。幸。

喜賀司戶不聽再三差人相請吳彥不敢自專又請了父命方纔勝換服飾過船相見入坐飲酒早驚動後艙賀小姐悄悄走至遮堂後門縫中張望那吳衙內粧束整齊比平日愈加丰采飄逸怎見得也有詩爲証

何郎俊俏顏如粉

荀令風流坐有香

若與潘生同過市

不知擲果向誰傍

賀小姐看見吳衙內這表人物不覺動了私心想道這衙內果然風流俊雅我若嫁得這般箇丈夫便心滿意足了只是怎好在爹媽面前落齒除非他家來

相求纔好但我便在思想吳衙內如何曉得欲往約他面會怎奈爹媽俱在一處兩邊船上耳目又廣沒討箇空處眼見得難就只索罷休心內雖如此轉念那雙眼却緊緊覷定吳衙內大凡人起了愛念揔有十分醜處俱認作美處何況吳衙內本來風流自然轉盼生姿愈覺可愛又想道今番錯過此人後來總配箇豪家宦室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左思右想把腸子都想斷了也沒箇計策與他相會心下煩惱倒走去坐下席還未煖恰像有人推起身的一般兩隻脚又早到屏門後張望看了一回又轉身去坐不上

喫一碗茶的工夫，却又走來觀看，猶如走馬燈一般。頃刻幾箇盤旋，恨不得三四步鑽至吳衙內身邊，把愛慕之情，一一細罄說話的。我且問你，那後艙中，非止賀小姐一人，須有夫人丫鬟等輩，難道這般着迷光景，豈不要看出破綻，看官有箇緣故，只因夫人平素有件毛病，剛到午間，便要熟睡，一覺這時正在睡鄉，不得工夫，那丫頭們巴不得夫人小姐不來呼喚，背地自去打聽作樂，誰箇管這樣閒帳，為此並無人知覺。少頃夫人睡醒，秀娥只得耐住雙腳，悶坐呆想，正是

相思相見知何日

此時此際難為情

且說吳衙內身雖坐於席間，心却掛在艙後，不住偷眼瞧看見屏門緊閉，毫無影響，暗嘆道：賀小姐，我特為你而來，不能再見一面，何緣分淺薄如此！快快不樂，連酒也懶得去飲，抵暮席散，歸到自己船中，沒情沒緒，便向床上和衣而卧。這賀司戶送了吳府尹父子過船，請夫人女兒到中艙夜飯。秀娥一心憶着吳衙內，坐在旁邊，不言不語，如醉如癡，酒也不沾一滴，筋也不動一動。夫人看了這箇模樣，忙問道：兒為甚一毫東西不喫，只是呆坐連問幾聲，秀娥方答道：身

共休
亦休

子有些不好喫不下、司戶道、既然不自在、先去睡罷。
夫人便起身教丫鬟掌燈、送他睡下、方纔出去、停
一回、夫人又來看覷一番、催丫鬟喫了夜飯、進來打
鋪相伴、秀娥睡在帳中、翻來覆去、那里睡得着、忽聞
艙外有吟咏之聲、側耳聽時、乃是吳衙內的聲音、其
詩云

天涯猶有夢

對面豈無緣

莫道歡娛暫

還期盟誓堅

秀娥聽罷、不勝歡喜、道、我想了一日、無計見他一面、
如今在外吟詩、豈非天付良緣、料此更深、人靜、無人

正好與他相會、又恐丫鬟們未睡、連呼數聲、似
不答應、量已熟睡、卽披衣起身、將殘燈挑得亮亮的、
輕輕把艙門推開、吳衙內恰如在門首守候的一般、
門啓處、便鑽入來、兩手樓抱、秀娥又驚又喜、日間許
多想念之情、也不暇訴說、連艙門也不曾閉上、相偎
相抱、解衣就寢、成其雲雨、正在酣美、淡處只見丫鬟
起來、解手、喊道、不好了、艙門已開、想必有賊、驚動合
船的人都到艙門口觀看、司戶與夫人推門進來、教
丫鬟點火、尋覓、吳衙內慌做一堆、叫道、小姐怎麼處、
秀娥道、不要着忙、你只躲在床上、料然不尋到此、待

我打發他們出去送你過船。剛抽身下床，不想丫鬟照見了吳衙內的鞋兒，乃道：賊的鞋也在此。想躲在床上。司戶夫妻便來搜看。秀娥推住，連叫：沒有那里。肯聽向床上搜出吳衙內秀娥，只叫得苦也。司戶道：耐這厮，怎來點污我家夫人。便說：弔起拷打。司戶道：也不要打，竟撇入江裏去罷。教兩箇水手扛頭打脚，擡將出去。吳衙內只叫：饒命。秀娥扯住，叫道：爹媽都是孩兒之罪，不干他事。司戶也不答應，將秀娥推上一交，把吳衙內撲通撇在水裏。秀娥此時也不顧羞耻，跌脚捶胸，哭道：吳衙內是我害着你了。又想道：他既因我而死，我又何顏獨生。遂搶出船門，向着江心便跳。

可憐嫩玉嬌香女

化作隨波逐浪兒

秀娥剛跳下水，猛然驚覺，却是夢魘。身子仍在床邊，鬢還在那里叫喊。小姐甦醒，秀娥睜眼看時，天已明了。丫鬟俱已起身，外邊風浪依然狂大。丫鬟道：小姐夢見甚的，恁般啼哭，叫喚不醒。秀娥把言語支吾過了，想道：莫不我與吳衙內沒有姻緣之分，顯這等凶惡夢兆。又想道：若得真如夢裏這回恩愛，就死亦所甘心。此時又被夢中那段光景在腹內打攪。

越發想得癡了。覺道睡來沒些聊賴。推枕而起。丫鬟們都不在眼前。卽將門掩上。看着船門。說道：昨夜吳衙內明明從此進來。接抱至床。不信。到是做夢。又想道：難道我夢中便這般僥倖。醒時却真箇無緣不成。一頭思想。一面隨手將船門推開。用目一覷。只見吳府尹船上。船門大開。吳衙內向着這邊船上。呆呆而坐。元來二人卧處都在後艙。恰好間壁止隔得五六尺遠。若去了兩重窓榻。便是一家。那吳衙內也因後來。竟顛夢到。清早就起身。開着窓兒。觀望賀司戶船中。這也是癩蝦蟆想天鵝肉。喫的妄想。那知姻緣有

分數。合當然。湊巧賀小姐開窓。兩下正打箇照面。四目相視。且驚且喜。恰如識熟過的。彼此微微而笑。秀娥欲待通句話兒。期他相會。又恐被人聽見。遂取過一幅桃花箋紙。磨得墨濃。醮得筆飽。題詩一首。摺成方勝。袖中摸出一方繡帕。包裹捲做一團。擲過船去。吳衙內雙手承受。深深唱箇肥喏。秀娥還了箇禮。然後解開看時。其詩云

花箋裁錦字

繡帕裹柔腸

不負襄王夢

行雲在此方

傍邊又有一行小字道：今晚妾當挑燈相候。以剪刀

聲響爲號。幸勿爽約。吳衙內看罷。喜出望外。暗道。不道小姐又有如此秀美才華。真箇世間少有一頭簪。美郎松取過一幅金箋。題詩一首。腰間解下一條錦帶。也捲成一塊。擲將過來。秀娥接得看時。這詩與夢中聽見的一般。轉覺駭然。暗道。如何他纔題的詩。昨夜夢中倒先見了。看起來。我二人合該爲配。故先做這般真夢。詩後邊也有一行小字。道。承芳卿雅愛。敢不如命看罷。納諸袖中。正在迷戀之際。恰值丫鬟送面水叩門。秀娥輕輕帶上桶子。開放丫鬟。隨後夫人也來詢視。見女兒已是起身。纔放下這片愁心。那日

乃是吳府尹答席。午前賀司戶就去赴宴。夫人也自晝寢。秀娥取出那首詩來。不時展玩。私心自喜。盼不到晚。有恁般恠事。每常時。萋萋眼便過了一日。偏生這日的日子。恰像有條繩子。繫住再不能勾下去。心下好不焦躁。漸漸捱至黃昏。忽地想着這兩箇丫鬟。礙眼不當穩便。除非如此如此。到夜飯時。私自賞那躑身伏侍的丫鬟。一大壺酒。兩碗菜蔬。這兩箇丫鬟猶如渴龍見水。喫得一滴不留。少頃賀司戶進散回船。已是爛醉。秀娥恐怕吳衙內也喫醉了。不能赴約。反增憂慮。回到後艙。掩上門兒。教丫鬟將香兒燻好。

了。綫枕分付道：我還要做些針指，你們先睡。則箇那兩箇丫鬟正是酒湧上來，面紅耳熱，腳軟頭旋，也思量幹這道兒，只是不好開口，得了此言，正中下懷，連忙收拾被窩去睡。頭兒剛剛着枕，鼻孔中就搨風箱一般打鼾了。秀娥坐了更餘，仔細聽那兩船人聲靜悄悄，寂寂無聞，料得無事，遂把剪刀向棹兒上所琅的一響，那邊吳衙內早已會意，元來吳衙內記掛此事，在席上酒也不敢多飲，賀司戶去後，回至艙中側耳專聽，約莫坐了一箇更次，不見些影響，心內正在疑惑，忽聽得了剪刀之聲，喜不自勝，連忙起身，輕手輕腳開了窓兒，跨將出去，依原推上，聳身跳過這邊船來，向窓門上輕輕彈了三彈，秀娥便來開窓，吳衙內鑽入艙中，秀娥原復帶上，兩下又見了箇禮兒，吳衙內在燈下把賀小姐仔細一觀，更覺千嬌百媚，這時彼此情如火熱，那有閒工夫說甚言語，吳衙內捧過賀小姐，鬆開鈕釦，解卸衣裳，雙雙就枕，酥胸緊貼玉軀，輕偎這場雲雨，十分美滿，但見

艙門輕叩小窓開

瞥見猶疑夢裏來

萬種歡娛愁不足

梅香熟睡莫驚猜

一回兒雲收雨散，各道想慕之情，秀娥又將夢中聽

見詩句，却與所贈相同的話，說出吳衙內驚訝道：「有恁般奇事，我昨夜所夢與你分毫不差，因道是奇異。」悶坐呆想，不道天使小姐也開窗觀覷，遂成好事。看起來，多分是宿世姻緣，故令魂夢先通。明日即懇爹爹求親，以圖偕老百年。秀娥道：「此言正合我意。」二人說到情濃之際，陽臺重起，恩愛轉篤。竟自一覺睡去，不想那晚夜半，風浪平靜，五鼓時分，各船盡皆開放。賀司戶、吳府尹兩邊船上，也各收拾蓬檣，解纜開船。眾水手齊聲打號子，起蓬早把吳衙內賀小姐驚醒。又聽得水手說道：「這般好順風，怕趕不到蘄州。」嚇得

若是一偷而去各自開船太平無話二人

良緣終阻行止俱暫感息舟開大所以至成美事也

衙內暗暗只管叫苦，說道：「如今怎生是好？」賀小姐道：「低聲，儻被丫鬟聽見，反是老大利害事。」如此急也，無用你且安下，再作區處。吳衙內道：「莫要應了，昨晚的夢便好，這句話却點醒了。」賀小姐想夢中被丫鬟看見鞋兒，以致事露，遂伸手摸起吳衙內那雙絲鞋，藏過。賀小姐躊躇了千百萬遍，想出一箇計來，乃道：

「我有箇法兒在此。吳衙內道：『是甚法兒？』賀小姐道：『口裏你便向床底下躲避我，也只推有病，不往外邊陪母親喫飯，竟討進艙來。侍到了荊州，爹將些銀兩與你，趲起岸時，人從紛紜從艙中脫身，覓箇便船回到

揚州然後寫書來求親爹媽若是兒子不消說起儘或不肯只得以實告之爹媽平日將我極是愛惜到此地位料也只得允從那時可不依舊夫妻會合吳衙內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到了天明等丫鬟起身出牕去後二人也就下床吳衙內急忙鑽入床底下做一堆兒伏着兩旁俱有箱籠遮隱床前自有帳幔低垂賀小姐又緊緊坐在床邊寸步不離盥漱過了頭也不梳假意靠在棹上夫人走入看見便道阿呀爲何不梳頭却靠在此秀娥道身子覺道不快怕得梳頭夫人道想是起得早些傷着風了還不到床上

去睡睡秀娥道因是睡不安穩纔坐在这里夫人道既然要坐還該再添件衣服休得凍了越加不好教丫鬟尋過一領披風與他穿起又坐了一回丫鬟請喫朝餅夫人道兒你身子不安莫要喫飯不如教丫鬟香香的煮些粥兒調養倒好秀娥道我心裏不喜歡喫粥還是飯好只不耐煩走動拿進來喫罷夫人道旣恁般我也在此陪你秀娥道這班丫頭背着你眼就要胡做了母親還到外邊去喫夫人道也說得是遂轉身出去教丫鬟將飯送進擺在棹上秀娥道你們自去待我喚時方來打發丫鬟去後把門頂上

向床底下招出吳衙內來喫飯。那吳衙內爬起身把腰伸了一伸。舉目看棹上時，乃是兩碗葷菜、一碗素菜。飯止有一喫一添。元來賀小姐平日飯量不濟，額定兩碗。故此只有這些。你想吳衙內食三升米的腸子，這兩碗飯，填在那處，微微笑了一笑。舉起筋兩三起，就便了帳，却又不好說得，忍着餓，原向床下躲過。秀娥開門喚過丫鬟，又教添兩碗飯來喫了。那丫鬟互相私議道：小姐自來只用得兩碗，今日說道有病，如何反多喫了一半，可不是恠事。不想夫人聽見走來說道：兒你身子不快，怎地反喫許多飯食。秀娥道：不妨事。我還未飽哩。這一日三餐俱是如此。司戶夫婦只道女兒年紀長大，增了飯食，正不知艙中另有箇替喫飯的，還餓得有氣無力哩。正是

安排布地瞞天謊

成就偷香竊玉情

當晚夜飯過了，賀小姐即教吳衙內先上床睡卧，自己隨後解衣入寢。夫人又來看時，見女兒已睡，問了聲自去。丫鬟也掩門歇息。吳衙內飢餒難熬，對賀小姐說道：事雖好了，只有一件苦處。秀娥道：是那件。吳衙內道：不瞞小姐說，我的食量頗寬，今日這三餐，還不勾我一頓。若這般忍餓過日，怎能捱到荊州。秀娥

道既恁地，何不早說明日多討些？就是吳衙內道：「十分討得多，又怕惹人疑惑。」秀娥道：「不打緊，自有道理。」但不知要多少？視勾吳衙內道：「那里像得我意？每頓十來碗也。」胡亂度得過了。到次早，吳衙內依舊舉過賀小姐，詐病在床，呻吟不絕。司戶夫人擔着愁心，要請醫人調治。又在大江中沒處去請。秀娥却也不要，只叫肚裏餓得慌。夫人流水催進飯來，又只嫌少。共吃了十數多碗，倒把夫人嚇了一跳。勸他少喫時，故意使起性兒，連叫快拿去，不要喫了。索性餓死罷。夫人是箇愛女，見他使性，反賠笑臉道：「兒，我是好話如

何，餓氣你若喫得儘意，喫罷了，只不要勉強。我自拿起碗，盪盪到他手裏。秀娥道：「母親在此，看着我，我便吃不下去。須通出去了，等我慢慢的。」或者喫不完也未可知。夫人依他言語教丫鬟一齊出外。秀娥披衣下床，將門掩上。吳衙內便鑽出來，因是昨夜餓壞了，見着這飯也不謙讓，也不擡頭。一連十數碗，喫箇流星。趕月約莫存得碗餘，方纔住手。把賀小姐到着呆了。低低問道：「可還少麼？」吳衙內道：「將就些罷。再喫便沒意思了。」瀉盃茶漱漱口兒，向床下颺的，又鑽入去了。賀小姐將餘下的飯，喫罷，拽開門兒，原到床上睡卧。

那丫鬟專等他開門就奔進去看見飯兒菜兒都喫得精光收着家伙一路笑道元來小姐患的却是喫飯病報知夫人夫人聞言只把頭搖說道虧他怎地喫上這些那病兒也患得蹊蹺急請司戶來說知教他請醫問卜連司戶也不肯信分付午間莫要依他恐食傷了五臟便難醫治那知未到午時秀娥便叫肚飢夫人再三把好言語勸諭時秀娥就啼哭起來夫人沒法只得又依着他晚間亦是如此司戶夫妻只道女兒得了恠病十分慌張這晚已到蕪州停泊分付水手明日不要開船清早差人入城訪問名醫

一面求神占卦不一時請下箇太醫來那太醫衣冠

濟楚氣宇軒昂賀司戶迎至艙中叙禮看坐那太醫

曉得是位官員禮貌甚恭獻過兩盃茶問了些病緣

然後到後艙診脈診過脈復至中艙坐下賀司戶道

請問太醫小女還是何症太醫先咳了一聲嗽方答

道令愛是疳癆食積賀司戶道先生差矣疳癆食積

乃嬰兒之疾小女今年十五歲了如何還犯此症太

醫笑道老先生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令愛名雖十五

歲即今尙在春間只有十四歲之實儻在寒月所生

纔十三歲有餘老先生你且想十三歲的女子難道

不算嬰孩，大抵此症起於飲食失調，兼之水土不伏，食積于小腹之中，凝滯不消，遂至生熱，升至胸中，便覺飢餓，及喫下飲食，反資其火，所以日盛一日。若再過月餘不醫，就難治了。賀司戶見說得有些道理，問道：先生所見極是有理了，但今如何治之？太醫道：如今學生先消其積滯，去其風熱，住了熱，飲食自然漸漸減少，平復如舊矣。賀司戶道：若得如此神效，自當重酬道罷。太醫起身作別。賀司戶封了藥資，差人取得藥來，流水煎起，送與秀娥。那秀娥一心只要早至州，那箇要喫什麼湯藥，初時見父母請醫，再三阻

留不住，又難好道出，真精只得聽他慌亂，曉得下醫者這班言語，暗自好笑。將來的藥也打發了，鬢將去，竟深入淨桶求神占卦，有的說是星辰不利，又觸犯了鶴神，須請僧道禳解，自然無事。有的說在野曠處，過了孤魂餓鬼，若設醮追薦，便可痊愈。賀司戶夫妻一一依從，見服了幾劑藥，沒些効驗，喫飯如舊。又請一箇醫者，那醫者更是擴而充之，乘着轎子，三四箇僕從，跟隨相見之後，高談濶論，也先探了病源，方纔診脈，問道：老先生可有那箇看過麼？賀司戶道：前日曾請一位看來醫者，道他看的是何症？賀司戶道：說

是疳癆食積醫者呵呵笑道此乃癆瘵之症怎說是疳癆食積賀司戶道小女年紀尚幼如何有此症候醫者道令愛非七情六慾癆怯之比他本秉氣虛弱所謂孩兒癆便是賀司戶道欲食無度這是為何醫者道寒熱交攻虛火上延因此容易飢餓夫人在屏後打聽教人傳說小姐身子並不發熱醫者道這乃內熱外寒骨蒸之症故不覺得又討前日醫者藥劑看了說道這般剋罰藥削弱元氣再服幾劑便難救了待學生先以煎劑治其虛熱調和臟腑節其飲食那時方以滋陰降火養血補元的丸藥慢慢調理自

當痊可賀司戶稱謝道全仗神力遂辭別而去少頃家人又請一箇太醫到來那太醫却是箇老者鬚髮皓然步履蹣跚剛坐下便誇張善識疑難惟異之病某官府虧老夫救的某夫人又虧老夫用甚藥奏效那門面話兒就說了一大派又細細問了病者起居飲食纔去診脉賀司戶被他大話一哄認做有意思的暗道常言老醫少卜或者這醫人有些効驗也未可知醫者診過了脉向賀司戶道還是老先生有緣得遇老夫令愛這箇病症非老夫不能識賀司戶道請問果是何疾醫者道此乃有名色的謂之膈病賀

請

司戶道喫不下飲食方是膈病目今比平常多食幾倍如何是這症候醫者道膈病原有幾般像令愛這膈病俗名喚做老鼠膈背後儘多儘喫及至見了人一些也難下咽喉後來食多發漲便成蠱脹二病相兼便難醫治如今幸爾初起還不妨得包在老夫身上可以除根言罷起身賀司戶送出船頭方別那時一家都認做老鼠膈見神見鬼的請醫問卜那曉得賀小姐把來的藥都送在淨桶肚裏背地冷笑賀司戶在蘄州停了幾日笑來不是長泐與夫人商議與醫者求了箇藥方多買些藥材一路喫去且到荊州另請醫人那老兒因要他寫方着實許了好些銀兩可不是他的造化有詩爲証

醫人未必盡知醫

却是將機便就機

無病妄猜云有病

却教司戶折便安

常言說得好少女少郎情色相當賀小姐初時還是箇處子雲雨之際尙是逡巡畏縮况兼吳衙內心慌膽怯不敢恣肆彼此未見十分美滿兩三日後漸入佳境恣意取樂忘其所以一晚夜半丫鬟睡醒聽得床上唧唧噥噥床稜戛戛的響隔了一回又聽得氣喘吁吁心中恠異次早報與夫人夫人也因見女兒

面色紅活，不像箇病容。正有些疑惑，聽了這話，合着他的意思，不去通知司戶，竟走來觀看。又沒些破綻，及細看秀娥面貌，愈覺丰采倍常，却又不好開口，問得倒沒了主意。坐了一回，原走出去，朝飯已後，終是放心不下，又進去探覷。把這話挑問秀娥，見夫人話兒問得蹊蹺，便不答應。耳邊忽聞得打齣之聲，元來吳衙內夜間多做了些正經，不曾睡得。此時喫飽了飯，在床底下酣睡。秀娥一時遮掩不來，被夫人聽見，將丫鬟使遣開去，把門頂上，向床下一望，只見靠壁一箇攏頭孩子，曲着身腰，睡得好不自在。夫人暗暗

叫苦不迭。對秀娥道：你做下這等勾當，却詐推有病，嚇得我夫妻心花兒急碎了。如今羞人答答怎地做人？這天殺的，還是那裏來的？秀娥羞得滿面通紅，說道：是孩兒不是？一時做差事了。望母親遮蓋則箇。這人不是別箇，便是吳府尹的衙內夫人。失驚道：吳衙內與你從未見面，况那日你爹在他船上喫酒，還在席間陪侍，夜深方散，四鼓便開船了。如何得能到此？秀娥從實將司戶稱替留心，次日屏後張望，夜來做夢，早上開窓訂約，并睡熟船開前後事，細細說出。又道：不肖女一時情癡，喪名失節，玷辱父母，罪實難追。

但兩地相隔數千里，一旦因阻風而會，此乃宿世姻緣。天遣成配，非繇人力。兒與吳衙內誓同生歿，各不更改。望母親好言勸爹，曲允尚可挽回。前失，僅爹有別念。兒卽自盡，決不偷生苟活。今蒙耻稟，知母親一任主張，道罷淚如雨下。這里母子便說話。下邊吳衙內打躬聲越發雷一般響了。此時夫人又氣入惱，欲待把他難爲。一來嬌養慣了，那里捨得；二來恐婢僕聞知，反做話靶，忝聲忍氣，拽開門走往外邊去了。秀娥等母親轉身後，急下床頂上門兒，在床下叫醒吳衙內，埋怨道：你打躬也該輕些兒，驚動母親事都洩

漏了。吳衙內聽說事露，嚇得渾身冷汗直淋，上下牙齒頃刻就跔跔的相打半句話也掙不出。秀娥道：莫要慌，適來與母親如此如此說了，若爹爹依允，不必講起，不肯時，拚得學夢中結局，決不教你獨受其累。說到此處，不覺淚珠亂滾，且說夫人急請司戶進來，屏邊丫鬟未會開言，眼中早已簌簌淚下。司戶進道：愁女兒病體，反寬慰道：那醫者說只在數日便可奏效，不消煩惱。夫人道：聽那老光棍花嘴，什麼老鼠編論起恁樣太醫，莫說數日內奏效，就一千年還着不出病體。司戶道：你且說怎的。夫人將前事細述，把

司戶氣得箇發昏章第十一。連聲道罷了罷了。這等不肖之女。做恁般醜事。敗壞門風。要他何用。趁今晚都結果了性命。也脫了這箇醜名。這兩句話。驚得夫人面如土色。勸道。你我已在中。年止有這點骨血。一發斷送。更有何人。論來吳衙內。好人家子息。才貌兼全。招他為婿。原是門當戶對。獨恁他不來求親。私下做這般勾當。事已如此。也說不得了。將錯就錯。悄悄地差人送他回去。寫書與吳府尹。令人來下聘。然後成禮。兩全其美。今若聲張。反耗幌子。司戶沉吟半晌。無可奈何。只得依着夫人。出來問水手道。這里是甚地。

水首答道。前邊已是武昌府了。司戶分付就武昌暫停。要差人回去。一面修起書札。喚過一箇心腹家人。分付停當。不一時。到了武昌。那家人僱土涯寫下船隻。旁在船邊。賀司戶與夫人同至後艙。秀娥見了父親。自覺無顏。把被蒙在面上。司戶也不與他說話。只道做得好事。向床底下。呼喚吳衙內。那吳衙內看見了。司戶夫婦。不知是甚意見。戰兢兢爬出來。伏在地上。口稱死罪。司戶低責道。我只道你少年博學。可以成器。不想如此無行。辱我家門。本該撇下江裏。纔消這點惡氣。今姑看你父親面皮。饒你性命。差人送

歸若得成名便把不肖女與你爲妻如沒有這般志氣休得指望吳衙內連連叩頭領命司戶原教他躲過、匪、至、夜、深、人、靜、悄、地、教、家、人、引、他、過、船、連、了、鬟、不、容、一、箇、見、面、彼、時、兩、下、分、別、都、還、道、有、甚、反、念、十、分、悽、慘、又、不、敢、出、聲、啼、哭、秀、蛾、又、扯、夫、人、到、背、後、說、道、此、行、不、知、爹、爹、有、甚、念、頭、須、教、家、人、回、時、討、吳、衙、內、書、信、覆、我、方、纔、放、心、夫、人、真、箇、依、着、他、又、叮、囑、了、家、人、次、日、清、早、開、船、自、去、賀、司、戶、船、隻、也、自、望、荆、州、進、發、賀、小、姐、誠、恐、吳、衙、內、途、中、有、變、心、下、憂、慮、卽、時、真、想、出、病、來、正、是

乍別冷如水

動念熱如火

三百六十病

唯有相思苦

話分兩頭且說吳府尹自那早離了江州行了幾十里路已是朝餞時分不見衙內起身還道夜來中酒看看至午不見聲息以爲奇惟夫人自去叫喚並不答應那時着了忙吳府尹教家人打開觀看只有箇空艙嚇得司戶夫妻魂魄飛散呼天愴地的號哭只是解說不出合船的人都道這也作怪揔來只有隻船那里去了除非落在水里吳府尹聽了衆人遂泊往船尋人打撈自江州起至泊船之所百里內外

把江也多變了，那里羅得尸首，一面招魂設祭，把夫人哭得死而復甦，吳府尹因沒了兒子，連官也不要做了，手下人再三苦勸，方纔前去上任，不則一日，賀司戶家人送吳衙內到來，父子一見驚喜，相半看了書札，方知就裏，將衙內責了一場，款皆賀司戶家人住了數日，准備聘禮，寫起回書，差人同去求親，吳衙內也寫封私書寄與賀小姐，兩下家人領着禮物，別了吳府尹，直至荊州，參見賀司戶，收了聘禮，又作回書，打發吳府尹家人回去，那賀小姐正在病中，見了衙內書信，然後漸漸痊愈，那吳衙內在衙中，日夜攻書，候至開科，至京應試，一舉成名，中了進士，奏請除授荊州府，涇潭縣縣尹，吳府尹見兒子成名，便告了致仕，同至荊州上任，擇吉迎娶賀小姐，過門成親，同僚們前來稱賀，兩箇花燭下，新人錦衾內，一雙舊友，秀蛾過門之後，孝敬公姑，夫妻和順，頗有賢名，後來賀司戶因念着女兒，也入籍汴京，靠老終身，吳彥官至龍圖閣學士，生得二子，亦登科甲，這回書喚做吳衙內鄰舟赴約詩云

佳人才子貌相當

八句新詩暗自將

百歲姻緣床下就

麗情千古播詞場

第十八卷終

第二十九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一名喜樂
和顧記

怒氣雄聲出海門

舟人云是子胥魂

天排雪浪晴雷吼

地擁銀山萬馬奔

上應天輪分晦朔

下臨宇宙定朝昏

吳征越戰今何在

一曲漁歌過晚村

這首詩單題着杭州錢塘江潮元來非同小可刻時定信並無差錯自古至今莫能考其出沒之由從來說道天下有四絕却是

雷州換鼓 廣德埋藏 登州海市 錢塘江潮